

后结构主义思潮与 后现代社会理论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in the Poststructuralist Movement

夏光·著



现代社会学文库·研究系列

后结构主义思潮



后现代社会理论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in the Poststructuralist Movement

现代社会学文库·研究系列
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

著者/夏光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编辑 / 陈卓
责任校对 / 同晓琦
责任印制 / 同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7.25
字 数 / 400 千字
版 次 /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49-986-7/D·168
定 价 / 34.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 / 夏光著. — 北京 :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4
(现代社会学文库·研究系列)
ISBN 7-80149-986-7

I . 后… II . 夏… III . 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研究
IV .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9796 号

To Stephen Endicott, Marion Moses and Jerome Chen, whose friendly support made my Canadian experience more than intellectually rewarding and unforgettable.

Also to Irving M. Zeitlin, my dissertation supervisor, from whom I learned, among other things, to accept differences with an open heart and an understanding mind.

总序

承蒙出版社之邀，为《现代社会学文库》作序，本人自觉才疏学浅，深感惶恐。

今年是戊戌变法百年纪念，也是北京大学百年纪念，中国早期现代化肇始的许多制度化标志都发生在百年之前的1898年前后，中国的社会学亦然。1895年严复发表了《原强》，把西方的社会学思想融合为他自己的群学思想；1897年严复把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1873年著的 *The Study of Sociology* 一书译成中文，冠名为《群学肄言》；1895年前后，根据梁启超的记载，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舍（万木草堂）设立了群学的课程。如果以这些事情作为社会学在中国产生的标志，那么中国的社会学就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若以1910年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为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作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化的标志，那也已经有88年了。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实际上是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社会学导入中国的过程，与现代的器物、制度、思想和文化导入中国的过程是同步的，可它一经导入和产生，就完全被纳入中国的文化话语系统和观念系统，而作为新思想的种子，它也在改变着这一话语系统和观念系统。

社会学导入中国，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思想或一种方法，也是作为一种学术制度，就像与其同期导入中国的学

堂、船政、邮电、铁路、银行、矿务等等制度形式一样，都是早期现代化的制度符号。社会学的导入中国，使中国学者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跳出了一般性现象分类和大一统混沌解释的方法羁绊，走上了从具体现象的归纳出发寻求背后的因果规则的实证道路。

梁启超在他 1923 年演讲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中国学术开始转向务实的思潮追溯的更远。他认为近三百年“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的时代学术思潮，是对过去六百年道学传统的反动。蒋方震更把“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概括为堪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的“清学之精神”。^①无论走向实证的学术取向乃中国所固有还是西学之东渐，中国广泛开始按一定方法进行的社会调查，却的确是在社会学导入中国以后的气象，并非中国传统治学文化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中国的学者那时才幡然醒悟，原来在楼阁里谈论的学问，也是需要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来检验的。

作为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行动结构，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它的变迁是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它是由无数的、似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又实际上变动不居的日常生活行动构成的。这种持续的不间断的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只不过有时缓慢得让人感到死气沉沉，有时又加速得让人感到变幻如云、不知所措。社会学所研究的、所关注的、所要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学问，实际上就是关于这种日常生活基层结构的变化规则的知识。这种知识除了来自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分析综合之外，别无他途。

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并不只限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历史研究的领域，这一方法也同样有效。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① 《清代学术概论》序。

F. 布罗代尔（1902～1985年）在研究15～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时，就特别注重从最基层的日常生活结构的变化入手，他不厌其烦地从各种琐碎的关于衣食住行的资料中去发掘那些人们所不经意的东西，认为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形成。这样撰写历史当然不如研究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历史方法简洁，甚至让人觉得把轰轰烈烈的历史写得那么平常乏味、那么枯燥繁琐，但这样撰写的历史也许才是更为真实的、更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中国是史学大国，但对中国的史学、史学家更多关注的是正史（“二十四史”）和编年史（《资治通鉴》等），而不是各种历史档案本身。对中国“二十四史”，史学家历来关注的也是本纪、帝纪、列传、世家以及王朝更迭等重大事件。近现代治史的学者，才把目光更多地转向考古发掘的和历史遗留的实物，注重引证和依据第一手资料，也更注意研究史书中反映日常生活的食货志、刑法志、地理志、礼仪志、乐志、艺文志、职官志、舆服志、选举志等等。

20世纪初社会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所推动的学术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以及外辱内忧之下学者所形成的富国强国的强烈使命感，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的传统，推动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基层。但是，学术走向生活、走向具体和走向个别的惯性和偏好，也容易形成两个学术上的弊端：一是对理论的轻视以及由此造成的理论上的匮乏；二是在研究中国或研究中国的某个地区、某个村落时，过分地强调其文化价值的“特殊性”，而与现代性的普遍性断裂。

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社会学以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在中断约30年后又迅速地发展起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起飞和社会加速转型的现实，对社会学的研究形成强烈的刺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参与了很多

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在理论上有分量的建树，仍告阙如。

中国社会学要在理论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必须以人类关于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共同的知识财富为基础，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学界共同的知识积累过程，系统而全面地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的各种趋势，把握住国际上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前沿问题。要善于理解和辨析各种不同的理论学派观察社会现实的视角和方法，无论这种理论学派是实证的抑或解释的，是结构决定论抑或理性选择论。因此，及时地翻译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著作，特别是翻译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就成为中国社会学走向理论上的成熟和参与国际学术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目前，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正在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速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很可能使社会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组织结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对社会学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社会学也应密切跟踪和了解这种新的变化趋势。

学习国外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要与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那些紧迫问题结合起来。社会学作为一门介入生活、改良社会的应用学科，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它的发展就始终与对进步和秩序问题的关注密切相连。然而，每个国家的社会学，并不能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具有学术上的特殊性，更不能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在学术上实行排他主义。社会学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命题和不同的思潮，其研究对象可以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跨度以及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但属于这个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逻辑和基本规则是相同的，使用的学术语言和学术概念是共同的。

中国社会学目前在理论上的苍白，固然与社会学在中国内地近 30 年的研究中断不无关系，但独坐寒窗者日少，短平快的

研究日多；理论的反思少，观点的炒作多；长远的知识积累少，赶时髦的时兴之作多；欣赏别人成果者少，自以为是者多；等等。成就和功利目标发生如此转向，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大学里的莘莘学子，通过老师和学兄之口，一代又一代地传咏着王国维对苦涩的治学道路所给予的诗意般概括：“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经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可见做大学问，要具有“回头蓦见”的功夫，就非要有“独上高楼”的勇气和“终不悔”的决心才行。

但愿这套包括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和国外译著两个系列的社会学文库，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学走向更加成熟的见证，记录下中国社会学新一代学人努力建树理论命题和丰富学术积累的真实足迹。

李培林

1998年初夏于北京月坛

序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比预计的长得多——从 1997 年起我开始收集有关资料，而迟至今日才见到它现在的样子。个人生活的游移不定使我的研究时断时续，而出乎意料的难度更是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最初我因受苏国勋先生之托而着手写一篇介绍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文章，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写一本以“后现代社会理论”为题的书的念头。当时刚出版的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的《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对我来说是一个鼓舞，让我觉得写一本关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书至少是可行的。瑞泽尔的书阐述了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的理论，还谈到了法国之外的一些欧洲学者（如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鲍曼和哈维）及美国的贝尔和杰姆森等人的学说。他用了较大篇幅来介绍福柯和博希亚，而对其他人的处理要简单得多。我也曾打算用“后现代社会理论”作为这本书的标题，并试图按照瑞泽尔的框架来确定这本书的内容，同时还考虑将罗蒂、泰勒和麦金泰尔等人也列入讨论范围。但我很快发现，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可用的时间内完成那样的鸿篇巨制。于是我逐渐把目标限制在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上。因为我主要对后现代社会理论感兴趣，所以我的探讨自然就集中在该思潮中的后现代社会理论这一特

殊领域，故而“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就成了本书的标题。其实，写一本关于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书对我来说已是勉为其难——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我在写作过程中的感受并不是俗套的夸张。

我得承认，我是在对法语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写这本书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除了阅读相关人物的法文原著之英译版外，我还参考了大量的关于后结构主义思潮的英文出版物。当然，思想同语言是密切相关的，一种语言中的概念或观念在另一语言中不一定会有适当的对等物：西方的各种语言之间就已经是这样的，而西方语言与中文之间更是如此。像我这样一个以中文为第一语言的人通过英语文献来研究当代法国的学术思想，早已身处雾里看花或盲人摸象的状况，时时会有人云亦云且不知所云的感觉，而写出来的东西更有可能是郢书燕说、以讹传讹。我之不揣浅陋、自作解人而写作此书，无非是想将自己在这些年来游学海外的一些心得公诸同好——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曾说，一个身怀美玉的人应该将美玉拿出来待价而沽。其实，“玉”也罢，“砖”也罢，对我来说都无足轻重：“玉”固然有其所值，“砖”也能聊胜于无。

古人赋诗作文，但求无一字无来历，讲究的是引经据典，且不必交待出处；而现在的学者，尤其是做“西学”的人，还得考虑“知识产权”的问题，还得自问是不是文抄公。实际上，所谓“知识产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概念——确切地说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的概念，它明白无误地把知识同生产和利润相联系。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说，知识产权乃意味着真理的死亡。这句话中的道理耐人寻味，我不便在此妄加发挥。无论如何，知识产权是当今世界的通则，其存在自会有现实的

根据。至于抄袭之事，中国文人的戏言“千古文章一大抄”也说得太玩世不恭了。但应该说，在许多学术领域中抄袭与创作的平衡是不易把握的。拉康认为，作为说话的主体，我们都在（无意识地）说“他人”的话语。拉康当然不是在为抄袭辩护，他本人就不能容忍抄袭。就我自己来说，我也不知道我在这本书中是不是抄多了或抄错了，我也有可能在（无意识地）说他人的话语。

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列维－斯特劳斯说，“我并不觉得我写了我的书。我感到我的那些书是通过我来写的；而一旦那些书完成了，我就感到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我从未、也仍未知觉到我的个性特征。我所看到的我是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会有事情发生，但却没有我。”这或许是对一个结构主义者的最生动的描述。当我写完这本书时，我也感到它与我是无关的。但我不能肯定我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我还得考虑到后结构主义者们对种种“结构”的“解构”以及他们对非结构性因素的解释。

本书部分章节（第一、四和五章）的初稿曾以论文形式陆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部期刊《国外社会学》上，本书对已发表的部分作了力所能及的修改和补充。另外，本书第9章谈到的萨卡尔和布瑞克蒙特的《时髦的胡言乱说》一书的部分章节也曾由笔者译出并刊登在1999年的《国外社会学》上。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该译文。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得到苏国勋先生的信任和鼓励。我只希望，我有能力把本书写得更像样子一些，以使我不至于太辜负他的期许。

我曾于2001～2002学年在香港树仁学院执教，该校一些学生翘首以待本书的尽快出版。他们的愿望是促使我抓紧时间写

完此书的一个主要原因。

还有一些朋友为我写成此书帮了很多忙。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根本无法完成此书。或许在私下里向他们表示谢意更合适些吧。

2002-12-12 于北京西坝河太阳宫



夏光，1964年出生于湖北鄂州，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其博士论文从文化的角度上对东亚和西方的现代性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和全球化与文化之关系的问题。曾在中国和北美一些社会学领域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过大量论文和书评。

现代社会学文库 部分书目

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
王 宁 著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
许欣欣 著

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
李沛良 著

内部流动与分化
游正林 著

仪式与社会变迁
郭于华 主编

宗教社会学
戴康生等 主编

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
李培林 张 翼 著

目 录

序	1
1. 引言：走出概念迷宫	1
1.1 现代化与现代主义	
——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说起	4
1.2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13
1.3 何谓后现代社会理论？	25
2. 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渊源和思维方式	32
2.1 尼采与后结构主义	36
2.2 马克思与后结构主义	46
2.3 现象学与后结构主义	58
2.4 弗洛伊德与后结构主义	71
2.5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80
2.6 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	95
3. 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	100
3.1 想象界、符号界和真实界	112